

木考

筆古

雜質

鈔疑



Z121

1

:0318

考

古

質

疑

葉大慶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考古質疑（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考古質疑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海山仙館叢書
聚珍版叢書皆收
有此書聚珍在前
故據以排印

攷古質疑原序

同舍葉君榮市。以經學蜚聲六館。人知誦其文。歎其辭藻之勝。而所學之原委。則未之或知也。予贅丞古建。而君爲郡博士。一日出示所著攷古質疑一編。予細翫之。則攷訂詳密。援引該博。而議論精確。往往出入意表。蓋不獨爲應舉計而已。予乃知君用功之深。其成名豈偶然哉。夫學問淹貫。然後議論卓越。而辭藻沛然。學者志于應舉。讀君之文。常參此書。以求君之用功。其于科第何遠之有。苟不務根本。徒事枝葉。而欲爭先多士。是猶操卮酒豚蹄。而覬甌窶滿簞。多見其不知量也。屬閱不已。因書其後而明之。寶慶丙戌良月。樵陽葉武子文之題。

先君府教。幼冠鄉書。繼升國學。垂成舍選。旣而調冷官。需遠次。戍瓜甫及。風木纏悲。于哀苦劬瘁之餘。杜門謝事。惟以讀書自遣。所得所疑。隨筆于冊。久而成編。曰攷古質疑。蓋將是正于先生長者。比分教于建。建素多士。競相傳寫。筆札不給。文之先生葉公。爲鋟諸梓。先君喟然曰。吾斯之未能信。奚其梓。未幾。貴志而逝。嗚呼。先君易葉者三。猶未敢自信。後之君子。試呈電覽。賜以訂正。俾是是非非。得所據依。顧不韙歟。前板寢滯。求者未已。因再入梓。時淳祐甲辰中秋。男釋之百拜謹誌。

攷古質疑目錄

卷一

八條

卷二

十二條

卷三

十一條

卷四

二十條

卷五

十條

卷六

十三條

臣等謹案攷古質疑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于藝文志惟永樂大典散見各韻中

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攷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而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家凡疑義所在悉爲抉摘而攷證之援據詳明折衷至當類多前人未發之秘文筆亦極瞻辯可觀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于本文之下用夾注以明之使讀者一覽了然于體例尤爲盡善在南宋說部中洵可無愧淹通之目者昔程大昌作攷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于其後復以爲名隱然有希蹤前哲之志今以兩書並較實亦未可低昂自宋以來齊諸志怪之編尙多流傳藝苑而此書獨沈晦不顯幾至終湮殆亦以大慶之名未著于時耳食者遂不知貴重耳今爲採掇編綴訂正舛訛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而已佚僅存之本吉光片羽固未嘗不可爲稽古者所取資也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 讀臣紀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黃壽齡

攷古質疑卷一

宋 葉大慶撰

溫庭筠乾麟子曰。張由古無學。對衆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吁。由古無學。其以班固孟堅爲二人。亦何足怪。大慶嘗因是而泛觀之。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于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國語云。蘇柏翳之後。漢地志秦之先。伯益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則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爾。史記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關止。子我。一人也。史記于田敬仲世家。則以爲二人。國語左傳哀六年。說關止之事。杜預注。以爲子我也。史記齊世家賈逵註。亦曰子我也。及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關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關止。此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武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史于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魯班。一人也。顏師古疑爲二人。國語賈逵註。豈非皆失之不攷歟。由是而觀。則于張由古何責。雖然是固以一人爲二人也。而其間又或以二人而爲一焉。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司馬遷併以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案永樂大典原本。脫後字。今據史記吳世家補入。故東哲譏遷。併兩人而爲一。謂此也。國語左傳事。見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注。呂刑。亦曰重卽養黎。卽和。太史公自序。亦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

司地揚子法言重黎錄亦同。今于楚世家乃合爲一人。何耶。東晉之書見通鑑帝紀註。○案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二句係左傳。其配重其配黎二句係杜注。此註未分晰。至于處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吁。以選固之博治。其失猶爾。況他人哉。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然漢書季布、蕭何、張耳、袁盎及張敖、李廣、衛霍等贊。大略多與史記同。爾雅。竊怪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作。而史記乃謂太史公曰。全與漢書同。夫遷之所作。在固客或承襲之。如固之所作。遷安得預同之哉。且遷在武帝時。揚雄生于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乃以爲太史公之語。而雜于其間耶。諸家註釋。並不及此。大慶讀至于此。竊嘗惑之。徧假諸本校之。又皆一同。因反覆而究之。公孫弘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于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以啓學者之疑。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所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興之語。爾雅。漢書揚雄贊曰。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初學記。揚雄潤州箴曰。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雄生西漢之末。安得預有吳晉梁宋六代都興之語哉。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爾雅。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嶠拜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獻。

詩安得預編之也。是皆後人所加。使人不能無疑。類如此。觀者不可不知。

史通曰。春秋者繫日月以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長也。然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酢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下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此其所短也。蓋子玄所謂春秋。非指孔子之經。乃指左氏編年之傳而言爾。大慶按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云。柳下惠。展禽也。按國語。柳下惠。展名。獲字。季禽。今左傳亦引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國語見文公二年。又魯犒齊師。受命于展禽。○國語僖公二十六年。杜氏皆以柳下惠釋之。非不明甚。是則展禽卽柳下惠也。今日賢如柳下惠。終不彰其名氏。無乃劉子不細攷歟。

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船。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至于文侯之命。乃周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國語重耳亦諱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其義甚明。○國語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不顯文武。能謹明德。案史記作能慎明德。此避宋孝宗諱。作謹字。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尙書之序攷之。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靖兩。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秬。

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祇牒如此。蓋三書雖得于伏生所傳。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故遷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歟。又如秋熟未穫。雷電以風。投木偃禾之事。乃周公居東未還之時。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不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于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君子取信于書之金匱可也。

遷史或于楚世家紀陳事。晉世家紀鄆事。所以使人參觀互攷也。然時有謬誤。秦紀武公十三年。載齊管至父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大慶按左傳。無知立于魯莊公之八年。霍魏耿之滅。乃閔公元年也。相去二十五年。而聯載之。誤矣。又以晉世家攷之。晉侯緡十九年。載管至父之事。至獻公十六年。滅霍魏耿。亦可見非同年之事。而秦紀之誤甚明。又魯世家載宋武公之世。敗翟于長邱。獲長翟緣斯。而宋世家乃于昭公四年。云宋敗長翟緣斯于長邱。又于年表載之。且武昭相去百四十餘年。註家但以爲未詳。大慶以左傳攷之初。宋武公之世。敗狄于長邱。獲長翟緣斯。則知宋世家年表所載爲誤。然遷所以誤者。蓋由魯文公十一年乙巳。卽宋昭公之四年。魯以是年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左氏因舉前緣斯之事。以載長狄之始末爾。遷遂誤認爲同時事。而以爲宋昭之四年。註家不攷之左氏。以正其誤。亦太鹵莽矣。

前漢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及遷固儒林伏生傳。皆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而孔安國書序乃云。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註藝文志。又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大慶觀孔

藏子子魚名鮪甲。或謂之子鮪。或稱孔甲。陳勝既立。尊以博士。爲太師。子魚曰。秦將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云云。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子上。又云。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子順生鮪。爲陳涉博士。鮪弟子襄。嘗爲惠帝博士。觀此。則鮪與子襄。皆子順之子兄弟也。意者相與藏之。故家語謂之子襄。尹敏傳謂之子鮪。未害也。彼伏生亦自壁藏。與孔壁所藏無相與也。但隋志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又與子襄子鮪不同。未知何據而云爾。

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愚謂來字漢書雖無音義。當以釐音讀之。蓋經已有明證。左傳宣二年。城者謳華元曰。子思于思。棄甲復來。音義曰。來力知切。以協上韻。是以來爲釐音也。又詩終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音義云。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謂放此者。如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又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又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此並是協思韻者。所謂他皆放此。則皆梨音也。是以劉向傳。引周頌來牟。直作釐。蓋可見矣。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文選屈平九歌云。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漢柏梁詩。平理請讞決嫌疑。圓墜廷尉修飾與馬待駕來。圓墜太僕郡國吏功差次之。圓墜鴻臚韓文平淮西碑云。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所謂來字。皆當依左傳毛詩音義讀之無疑。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騶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誼。詩有騶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尙遺朴略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具敷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放。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燭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陶陶見蔡邕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歟。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啓。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啓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歟。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顥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湮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氣。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

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案命官分土等句係平淮夷雅之誤此似脫表字而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攷古質疑卷二

尙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安國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作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至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作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家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據史記。三處皆見。太師少師。非卽箕子比干。況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漢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之名。殊與安國不合。竊謂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而言不同歟。又本朝蘇子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又從史遷說。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說。未知孰爲至當歟。

大慶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史遷以爲湣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嘗正軻之失。軻之書得于親見。遷之史出于傳聞。而古史斷然以爲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國朝大慶按古史孟軻傳。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以問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注曰。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

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宣王伐燕亦失之矣。蓋古史乃蘇公愷所作。其子遜爲之注也。當時對策者固不暇詳究。大慶近見儒學警悟一書。內有陳氏新話云。齊宣王伐燕。見于孟子。而史記無其事。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遜于之。國大亂云云。孟軻謂齊潛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此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潛王也。燕噲之立。當潛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潛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潛王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誤爲宣王。退之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爾。意其以此故誤也。國史以上皆陳氏說。大慶嘗攷之。史記齊世家。卽無宣王伐燕事。至燕世家。雖云齊宣取十城。後因蘇秦之說。復以歸燕。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遜國于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潛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大慶又以六國年表攷之。齊宣王立于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立十九年而薨。乃顯王四十五年也。子潛王立。潛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三年而齊破燕。卽周赧王之元年。時宣王死。而潛王立十一年矣。然則伐燕乃潛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國史但陳氏以沈同問答事爲潛王時。此不過據史記世家及年表而言爾。是猶可也。若謂燕與五國共擊齊。而燕獨至臨淄。以爲孟子所謂多謀救燕者。未必然也。蓋齊伐燕至燕入齊時。前後二十七八年。不應孟子許多年。當在齊也。初齊伐燕。不從孟子置君而後去之言。燕人自立太子平。故曰燕人畔爾。雖然。